

田松：在哈佛的图书馆工作和“打盹儿”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教授田松说,在美国哈佛大学(以下简称哈佛),他才慢慢地、充分地理解到,图书馆为何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很少有人会像田松这样以第一视角去观察、体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进而以学术的方式研究并介绍这些图书馆。用田松的话来说,《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一书的写作“既是记叙文,又是说明文”,叙述了他对图书馆的感受、什么时候第一次来、来了看到什么等,个人色彩很浓厚,正是因为他在哈佛的图书馆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图书馆”,把图书馆当成工作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田松才“忍不住要去调查一下它的历史”,了解它是怎么回事,挖掘其背后的故事。

由最初出于兴趣,到有意识地“打卡”各地各类图书馆,《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给了我们一个了解美国文化的独特途径,以及不同于宏大叙事的视角。

《中国科学报》:您对美国的图书馆总体感受是什么?

田松:2006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访学。其间遇到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在学校图书馆的系统里检索到一本书,但这本书不在伯克利,在另外一座城市的另一所大学图书馆里。我在伯克利填了一张单子,过了一周,书就寄过来了,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而且看完之后,只需在伯克利还。

在伯克利时我经常去学校外的公立图书馆,图书馆的建筑、藏书、服务等让我感触良多。2007年春天我还专程去了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建筑本身就是文物,里面的装饰、壁画、雕塑让它就像一个艺术馆。藏书多,服务也特别方便,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拿着护照,不到20分钟就办了图书证,然后就可以进入所有的阅览室看书、借书。

《中国科学报》:哈佛名下有79座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个数量很让人吃惊,美国的大学都有这么多图书馆吗,还是哈佛比较特殊?

田松:哈佛的图书馆确实比较多。哈佛园是哈佛最早的校园,也是最核心的部分,这里几乎每栋楼里都有图书馆。

另外,由于校园比较大且分散,差不多每个学院、每栋教学楼甚至本科生宿舍楼里都有图书馆。比如哈佛科学中心有卡波特科学图书馆,理工科本科生的书都在这里;离哈佛园比较远的天文系,有天文台,也有一个图书馆。

除了这种学院建制的图书馆,还有专题性图书馆,比如女性历史图书馆,里面收藏了大量和女性主义、妇女运动相关的资料、档案以及照片。

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可能普遍是这种格局,即有一个主馆,其他的则是不同种类、形式的。其数量取决于学校大小和校园规模,像伯克利的图书馆也是分散在校园里,但数量显然比哈佛少了很多。

《中国科学报》:这些图书馆的大小、内容、藏书区别大吗?

田松:哈佛的图书馆藏书非常多。主馆韦德纳图书馆是世界五大图书馆之一,它的大阅览室不仅大,而且特别辉煌。

图书馆的英文是library,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一栋楼、一间房子,所以一间教室那么大的屋子也可以叫作library。哈佛的柴尔德纪念图书馆,其实就是韦德纳图书馆三楼里一间小的图书馆,

可以说是“馆中馆”。

哈佛的图书馆非常多样化,有的就“高大上”、庄严肃穆,有的就比较随和、很亲民。不同的图书馆有不同的历史渊源,藏书方向不一样,服务对象也不一样。比如拉蒙特图书馆,是专门为本科生服务的,里面有一个阅览室放的都是供大学生假期旅行的书;地图收藏室是一个热爱地图的人捐赠建立的。

《中国科学报》:哈佛的学生和学者是怎样利用图书馆的?

田松:我去图书馆都是为了工作,并不是因为用里面的书才去,把它当作一个办公空间。他们的情况和我类似。如果有学生选修某一门课,与这门课相关的书分布在相对集中的一些位置,他就可能在这段时间去借书、看书。

图书馆里有一些服务设施,如免费扫描,我找到一些年代久远的书时,就很高心地使用了这项服务。

《中国科学报》:您在哈佛对图书馆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能具体谈一下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田松:确实是在哈佛这种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到了哈佛才在图书馆里工作。在国内不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以前在美国其他图书馆没有这种感受,到图书馆基本上是借书、还书。

2013年至2014年在哈佛访学,养成在图书馆工作的习惯后,我开始换个角度看图书馆。

图书馆是干什么的?一个图书馆应该建成这样的场所,仅仅让读者进入书库是不够的,还要对空间做整体设计,把图书馆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书与人相处的场所,让读者乐于来,且隔一段时间不来就觉得缺些什么。另外,在图书馆里设置与借书、看书无关的休息场所也很必要。

《中国科学报》:您发明了“打盹儿指数”这个词,还将它作为选择工作场所的重要参数,就是指这类休息场所吧?

田松:是的,设置休息场所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上的认知。

在图书馆安置适合打盹儿的地方,表明它的服务就是欢迎你,你来了就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场所,你要看书,给你提供各种方便,不看书,就来这里坐着或者工作也都欢迎。相对来说,国内图书馆缺乏这种理念。

人都会有“路径依赖”,就是你习惯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拉蒙特图书馆里有几个位置我特别喜欢,那儿就成了我的一个目标,不是那种偶然路过,觉得不错就坐一会儿,而是你从家里出发时,就把它列在计划里了。于是,去拉蒙特图书馆“我的”座位,成了日常安排,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也会有感情。

《中国科学报》:哈佛图书馆需要占座吗?

田松:占座取决于图书馆的情况,像拉蒙特图书馆,有些时段是特别满的;卡波特科学图书馆有的时候人会多些,大概和学生的分布、上课等情况有关。

其他图书馆一般不需要占座,因为图书馆和校园的公共空间很多。不仅是哈佛,美国的大学校园到处都有公共空间,包括草坪上有特别大的野餐桌和凳子,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笔记本电脑打开就可以工作了。

大学的教学楼、办公楼里也有一些公共空间,走着走着在楼道的尽头,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咖啡馆,有桌子、椅子,可以喝咖啡、约会以及工作。

《中国科学报》:您在书中重点写了如韦德纳、霍顿、拉蒙特等图书馆,加上简单介绍的图书馆,有十几个,而书后还列出一个更长的哈佛的图书馆名单。您去过多少个?

田松:其实我在接到这本书的约稿之前就对图书馆感兴趣。本书策划人杨虚杰向我约稿后,我就开始刻意去图书馆。名单里的图书馆绝大多数我都去了,至少去看过一眼,而离校园远的一些图书馆,我都是专门去的。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有的地方名字不叫图书馆,但它里面有很多藏书,像纽约的哈佛中心,只要是哈佛校友就可以去。

不单是哈佛的图书馆,2013年我到哈佛访学时租了辆车到处跑,路过城市或者小镇的图书馆,我经常停下车到那儿坐坐,特意看看人家的图书馆。大的图书馆有四五层楼高,环境特别好;小的就像是一间小教堂,也是一栋很精致的建筑。这些图书馆有一个共性,都设置了儿童服务区域,里面有大量的童书和一些基本的儿童玩具。

我有一个经验,在欧美的很多城市,走累了想休息,一是去教堂,另外就是去图书馆,只要看到public library就可以进去。

《中国科学报》:您在国内多所大学学习、工作过,国内的图书馆和美国的相比,主要有哪些不同?面对现在的数字化,您认为图书馆的未来何去何从?

田松:这个对比可能不是特别公平,因为我对国内图书馆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主要是借书、还书,对图书馆没有很强的依赖。而且我在哈佛的那段经历,国内图书馆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来到南科大工作。这使我对南科大的图书馆格外关注。我发现南科大的图书馆很有国际范儿,比如公共空间的设置,甚至也有打盹儿的地方。说明我们的大学图书馆也在发生变化。

网络和数据库的使用确实对图书馆的物质性依赖越来越小。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道路,和这所大学自身的理念及图书馆主政人员的理念相关。

因为在哈佛的那段经历,我对哈佛的图书馆的感情非常深,当然希望我们的图书馆朝那个方向走。



《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田松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年5月出版,定价:78元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杨素秋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定价:58元

销售榜单……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50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由于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他们说,以前给政府配货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大家都知道“馆配”就是这样做的,书商提供什么书目就买什么,这样比较快。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

他们带着笑脸,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喜欢我,怎么就倒霉碰到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临时挂职”干部,为了书目纠缠不休?我也心烦,为什么没有一个爱读书的书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一个书商,但凡读一点书,就能理解我的诉求并且做出修改。

我处在被动局面,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和我周旋,如何才能挑到我想要的书?也许我应该主动出击,寻找合适的供货商。

我想起经常买书的网站:中图网,价格合理,书籍质量也还不错。我拨通“批发业务”电话,接线的是一个中年女人,语速沉稳,温和有礼,不像别的书商那么迫切,也不急于作出允诺。我提要求,她说:“好的,理解,明白。”她耐心地记下来,并且复述。这个舒服的声音让我多了一分希望。(本文摘自《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有删减)

有了点阅,查阅,为什么还要去图书馆翻阅

■张大庆

数字时代的阅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书籍和杂志,出现了多种阅读方式,包括电子书、社交媒体、在线论坛、听书、视频等。数字阅读为读者带来了更多的阅读乐趣,读者可以通过评论、分享、点赞等方式与作者和其他读者交流及互动,形成更加活跃的阅读社区。许多数字阅读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阅读历史、兴趣和偏好,为其推荐更加符合个人口味的内容,提升阅读体验和效率。

同时,数字时代的阅读呈现出碎片化和快节奏的特点,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快速浏览和获取信息,而不是深度阅读和思考。我认为数字时代的阅读大致可分为点阅、查阅和翻阅三种类型。

第一,点阅是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主动选择阅读内容,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点阅已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

不过,若读者希望自主搜索和筛选信息,可能会花费较长时间才能找到符合要求的内容,信息获取效率并不高。点阅的范围和深度受到个人兴趣和主观选择的影响,致使读者往往忽略潜在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与点阅相关的是知识推送,即信息提供方通常会基于读者的兴趣、阅读历史和行为模式,通过智能算法进行个性化定制,向用户推送符合其需求的内容。

理论上讲,推送算法可能存在过滤偏差,使读者只接收到与其过去浏览行为相符的内容,导致信息范围受限,缺乏多样性和广度。在现实中,由于读者难以事先筛选和评估推送内容的质量和可信度,还可能会接收到低质量或错误的信息。

因此,点阅在理论上可能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信息茧房指的是个人由于倾向于阅读与自身观点相符合的信息而造成的信息闭塞现象,导致对不同观点和信息的认识和理解受到限制。但读者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避免,如主动寻找并阅读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信息、保持对多样性观点的开放心态、不盲目接受所阅读信息、对阅读的信息进行客观评价和分析等。

第二,查阅是指为了获取特定信息而进行的目的性阅读。查阅性阅读通常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获取特定信息而进行的。当下,读者查阅基本上是基于数据库和网络搜索引擎等工具来获取所需信息,当然也可以到图书馆进行线下查阅。

查阅注重高效获取信息,读者通常会采用检索关键词、作者、标题等方法。查阅的重点在于文献或信息的密度和质量,读者会选择性地进行阅读和参考权威文献、可靠的信息来源。

不过,查阅也有其局限性。读者往往依据以往的经验或来自师长、同行的指引,目标明确,但可能只阅读文本中与自己需求相关的部分,而忽略其他内容,尤其是可能会忽略一些相关但非直接相关的信息,导致对问题的理解不够全面。

此外,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数据库或在线查阅都可能产生大量信息,读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筛选。

第三,虽然到图书馆翻阅是传统的阅读方式,但在数字时代翻阅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在图书馆翻阅不同类型的书籍,无论是小说、历史书籍、科普读物,还是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论文,都有利于开阔视野,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翻阅不同的资料 and 作品可以启发思考、拓宽思维的边界、激发创新的灵感。

在图书馆翻阅文学类作品可以丰富个人的情感体验,翻阅文化、艺术类书籍可以培养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翻阅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理解各种文化、制度和现象的形成与变迁,了解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思想传统,增进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和尊重。尤其是阅读哲学著作有助于引发自我反思,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利于促进个人心灵的成长。

在图书馆自由地翻阅各类书籍,实际上是与先贤对话与交流,经常翻阅大量的书籍和资料有助于提升阅读能力,包括阅读速度、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技巧。

坐在图书馆宁静的角落,沉浸于思想的海洋,与智慧的源泉相遇。在这里,思维自由地奔驰,心灵得以沉淀和升华。在这里,与书籍为伴,与先哲对话。去图书馆吧,畅想人生,享受美妙的读书生活。(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原馆长)

去图书馆吧

编者按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好像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

除了查书、借书、还书,在图书馆还能干什么?在图书馆翻书和在家里看书能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在图书馆自习和睡觉是滥用公共资源吗?怎样才能建设一个读者喜欢的图书馆?

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来聊聊图书馆。

两个人的图书馆

■杨素秋

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杨素秋在西安市碑林区挂职,主持碑林区的图书馆建设。短短6个月时间,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且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建设好这座区图书馆。她用文人的坚守甚至抗争,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媒体将她誉为“公共选书人”。《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书记录了杨素秋挂职的经历,重点记录了碑林区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

要在碑林区找到一片合适的“3000平方米”,并不容易。“碑林区”有“两最”:一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23平方公里;二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

图书馆对建筑物承重要求特殊,密集书库的荷载数值是普通建筑的好几倍,土木工程界为此制定了专用标准。我来挂职之前,局里选了一些阳光通透的地方,但都不符合承重要求,最后只能选在地下。一个没有窗户的临时过渡的区县图书馆就这样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建设的紧迫性,等待我来搭建。

现在,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小宁一个人,光杆司令,没有兵。我主管的四个部门只有她是孤立无援的。我得多帮她一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图书馆。

我一直在想象这个图书馆。那么多读书人都梦想做一名图书管理员,而我现在要做的事比这多,我可以为整个图书馆挑书!我们有100万元购书经费,这对于一个图书馆来说太少了,但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真是一笔巨款,得好好谋划。太阳挺好的一天,小宁叫我去看工地。

我们找物业经理拿钥匙,一起走下楼梯。整个地下一层是空的,只开一盏灯也能看见远处。非常糟糕,一件打满补丁的、带着破洞和污渍的衣服。连地板都不平,附近是瓷砖地,远处又是烂糟糟的水泥地,几道巨大的沟槽昂首截出来奇怪的插头。天花板缺了几块,电线散落下来。墙皮颜色不一致,表明这里曾被分割成不同的领地。

这3000平方米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真的交给我了。我手头的钱并不多,因为是过渡馆,随时就要搬走,装修得太豪华是浪费,财政局只为我们下拨180万元装修费用,平均每平方米600元。减去消防的费用,一平方米只有500元左右,

这个价格简直勉为其难,把装修挤压到了极限。我不能奢求美观的设计,只把墙、天花板、地面弄干净、铺平整,估计钱就花完了。

现在呢,我把这些事暂时拨开,重点考虑怎么买书。

最近我的办公室比较热闹,各种商人向我递上名片。建设图书馆的消息刚在政府网站公示,他们就来了。这一家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事,那一家又在敲门。他们在走廊里等着,一个接一个。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100万元买8万册书,这样正好达到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他笑了一下,说他的鼻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码洋,即书籍封面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100万元经费能保证买到400万码洋书籍。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说他和官场打交道多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需要把面子做好看,领导才开心。“领导谁还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有经验,懂“规矩”,引导我这个新手按照他们的方案来。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劲。第三个商人进门时,我已经做好了对话准备,我要拒绝8万册,拒绝400万码洋,那种价格不可能是好书。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推销,他说:“您要什么书,不用您费心,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内补齐数据,不用您费心。”

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速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分五折计算码洋,才能买到好书。数量少一点,保

证质量。为了迎接评估,8万册是及格线,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明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今年的加上明年的,应该能凑齐8万册。

我们确定方案,100万元经费,码洋在150万到160万之间,一共买3万册。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3,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

我陆续收到以下这些书单。大量情感鸡汤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世说新语》——某某日报出版社,《老人与海》——旅游某出版社。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册儿书目,第二辑,第五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了,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

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因为图书馆自身没有利润,塞些坏书进来不影响图书馆“业绩”,反而会增加书商利润,于是,图书馆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我再次写邮件:您好!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